

故事里的沂蒙

大山战斗

警卫员怕他有危险，忙上前拉住他，他一膀子把警卫员甩开继续往下冲。一排战士看到团长身先士卒，更加奋勇杀敌，再次击退日军。

这时，一位地方干部赶到山上，找到贺团长说：“我是代表群众来请老六团撤退的。老乡们说，要让老六团先转移，你们是打鬼子的硬骨头，受了损失我们心疼！”贺东生深受感动，但他拒绝了请求：“同志，请你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安心地撤，只要有老六团在这里，敌人就别想占领这条路！”地方干部走后，他告诉身边的二排长：“我们既要注意保护自己，又要死守阵地，一个小时内不准撤退！”

战斗越打越激烈，由于一排、二排吸引了日军的全部注意，被围困的群众和伤员得以安全转移，可战士们却全都被敌人包围了。山上的每寸土地几乎被日军的炮火轰击，遍地弹坑，草木烧焦。两个小时的血战后，二排只剩下5个人，还全都负了伤，一排也只剩下十几个人，子弹快没了，刺刀拼弯了，大刀都砍断了。日军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贺团长率领警卫员和二排5名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突出重围，他的帽子被打掉了，裤脚上也被打了两个窟窿，140发驳壳枪子弹全都打光了。一排长带着部分战士，顺着一条沟向东南方向突围，敌人不停地向他们射击。他们冒着枪弹，冲过一片开阔地，来到河边。河边拥上来百十个鬼子，离得最近的不过二十来步，崔怀瑞打出一梭子子弹，敌人倒下十几个，后面的都趴下了，战士们趁乱迅速渡河，突围出去。

三班战士刘得顺身负重伤，不能突围，被日军围住后开枪自杀。17岁的小战士鲁士树，刚刚参军，还没有枪，战斗中两腮被打穿，血流满面，突围时，他捡起牺牲战友的枪，杀开血路冲了出去。炮手宋文喜，突围时肩膀被打穿，他想：“我死了不要紧，手炮不能丢！”就咬牙忍痛背着炮藏进一个岩洞，第二天，他背着手炮和炮弹赶回部队。还有“葫芦”顶上的五班，战士李学彦看着山下密密麻麻的日军，说：“不能叫敌人抓去喂狼狗！”纵身滚下悬崖，身上的炸弹响了，枪也摔断了，新兵王文秀也学着他的样子跳了下去。五班长带着王春立和另一个负伤的战友，攀着石缝间的乱草下了山，奇迹般突出了日军的重围。

被安排在坪上袭击日军的三排，听到大山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知道连队主力被日军包围，跑步向大山增援。行至西石河西南岭，发现河东南面矮树丛中日军的炮兵阵地，正在向大山上的两个排开炮。三排战士一梭子子弹打过去，日军炮兵不知虚实，误以为有八路军大部队前来增援，匆忙用16匹大洋马驮着炮向东撤去。这时正是大山上打得难分难解，一排二排正在准备突围的关键时刻。当三排赶到大山时，正好与已突出重围的人员会合。

突围后，贺团长见到了脱险的群众。一位老大爷用颤抖的双手拉住贺团长说：“我们得救了，可是战士们却牺牲了……”贺东生说：“同志们为解救根据地人民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们要擦干眼泪，向敌人讨还血债！”

哪里的群众有危险，哪里就会有八路军的身影，人民军队时刻为人民而战，始终与群众生死相依。大山战斗，“英雄连”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况，血战了整整一天，以牺牲数十人的代价，杀敌80人，给“扫荡”滨海区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也极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战胜日寇的决心，日军于8月29日开始陆续回撤，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

临沂市坪上镇厉家寨村的西面，有一座海拔560米的大山，巍峨耸立、峰峦叠嶂，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这里曾经是山东抗日根据地重要机关驻扎地。为了抗击日寇，保护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八路军曾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发生过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

1944年，八路军在山东根据地开始局部反攻，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日寇不甘失败，还想垂死挣扎，8月下旬，日、伪军纠集数千人“扫荡”滨海区莒宾、洙边、坪上、团林等地。其中，有1500余名日军向大山一带“扫荡”，将来不及转移的千余名群众和军区野战医院二所数百名八路军伤员团团围住。滨海军区接到消息，命令在胶泊里镇一带的老六团（115师343旅686团），派出部分兵力赶赴大山救援。老六团团长江东生接到任务后，亲自率领战斗突击队“何万祥英雄连”日夜兼程，急行军二百多里，于8月25日夜12点抵达大山南麓山底村。

部队到达后，因在之前讨伐汉奸斗争中与敌军的连日血战，加上几天的急行军，战士们已经疲劳至极，但想到陷入包围中的群众和战友，战士们又抖擞起精神，伤员忍着伤，病号瞒着病，纷纷请战。贺东生团长也立即听取了负责当地转移工作的山东军区野战医院院长的战情介绍，针对战情做出了详细的战略部署，并对“何万祥英雄连”的连长说：“要把这次的任务向战士们讲清楚，为了解救群众和伤员，我们的同志都要准备当炸弹使！”

第二天正午时分，贺团长来到大山西侧一无名高地，仔细查看了大山的地理和各班、排的具体部署情况，发出了作战信号。

此时，敌人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了进攻，正北的一股日军，离山底村只有半里地，南面坪上以西的日军骑兵也向大山包围过来，有切断我军南撤道路的危险，情况十分紧急。贺团长命令一排隐蔽在山脚下，防范日军从山底切断我军的南撤道路；三排在敌侧积极活动，钳制敌人；他亲自率领二排占领大山制高点，抵御强攻的日军，并以火力控制山下的大路，掩护群众和伤员转移。同时，派人通知当地区委负责人，迅速组织群众和伤病员南撤。

一排刚到山坡，一队日军已到山下。一个日本兵不停地向他们摆手，还大声叫喊着，错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一排机枪手崔怀瑞一梭子子弹扫过去，几个日本兵应声倒地。一排居高临下，如猛虎般冲下山坡，与日军展开拼杀，猝不及防的日军只能狼狈逃窜。

大山中央有个高高耸起的葫芦形山顶，山顶上又有一个小的葫芦形尖顶，周围的悬崖峭壁足有两丈高，二排五班就坚守在这两个“葫芦”的连接处。日军调来一个连的兵力从山北强攻五班控制的制高点，并用飞机、大炮对山顶进行狂轰滥炸。一发发炮弹落在五班的阵地上，弹片和碎石到处乱飞，4个战士负了伤，五班长傅延祥满脸是灰，右肩负伤，鲜血染红了半个身子。他们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英勇拼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久攻不下的日军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个日本兵见五班人少，竟然向他们挑衅地大叫：“八路的，下来的！”日本兵话音刚落，一发发子弹应声而下，5个日本人被打死，其余的作鸟兽散。

山脚下，被一排杀退的那伙日军卷土重来，一排战士死守阵地，与蜂拥而上的敌人进行着激烈残酷的战斗。贺团长见此情景，提着匣子枪就向山脚下冲去。

傅增湘在《灵岩记》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龙洞：“入洞见岩中大佛三尊，法相庄伟，形制似六朝风范。左转得一穴口，如室中开窗，从穴中俯视，翠嶂丹林，疑天外锦屏，倒映明镜，为伫玩久之。持炬穿行，曲折如入深巷，约二百许步，出南洞口，有嘉庆时王引之题名。”

傅增湘是藏书家，也是书法家，因而他对所遇到的金石碑版很是留意。龙洞山及佛峪多有自隋唐而下历代碑刻、题记，他当然要详观并详细记录。

佛峪距龙洞约六里，当傅增湘乘篮舆将至佛峪时，看到的风景是“远望风廊月榭，参差点缀于危峰峭壁间，饶有画意”。

佛峪、龙洞“皆以红叶得名，为济南人士寻秋胜地”。当傅增湘游龙洞时，看到了“洞唇岩角，秋色尚妍”“及入佛峪，则黄榆丹枫，飘零殆尽”的秋景，在傅增湘的心头引起“良夜蹉跎之感”。

傅增湘“临洞下舆，升数十磴达寺门”，这寺即佛峪寺。傅增湘看到的情景是“殿堂荒敞如故”，然而“临轩引望，疏林曲洞，幽邃离尘，可为盘阿佳处”。“香积厨上有小佛两尊，垂膝而坐，已熏炙如墨色，上有平石一方，遥睇似刻文字”，因此他不顾年迈，“索长梯猱升而上”，等到“拂去煤烟谛视，小字古劲，决为唐以前楷法。后拓得之，乃知为隋比丘尼静元等造像记也，为之欢喜过望”。

这次佛峪之行因是重游，又在秋季，傅增湘不胜感慨，游毕，他仍至龙洞村登车返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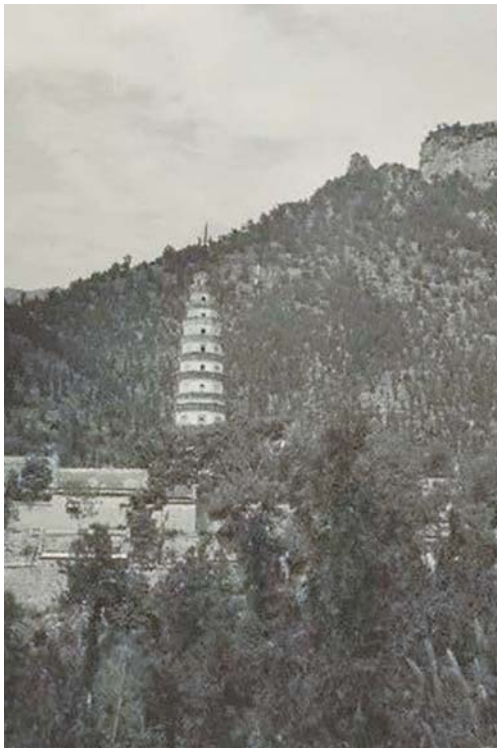
到二十六日，傅增湘午前先到山东省图书馆“访馆长王献唐，观汉魏石刻，碑碣佛像殆百余品。又观汉画，满壁琳琅，目不暇给，此齐鲁间珍物，他省不敢望也”。山东省图书馆新建藏书楼，榜题“奎虚书藏”，即傅增湘所书。

午饭后，傅增湘仍乘汽车出南门，游览千佛山，这次是重游。他初次来济南时虽然遍游千佛山，但没有写游记，此游恰好补记。

《灵岩记》记录千佛山甚详，摹绘景物非常生动：“……入兴国寺……寺沿崖架宇，窗轩明敞，凭栏极目，城中烟树万家，历历眼底，真泱泱大国。远眺鹤华，诸山罗列，齐烟九点，尽在岚蕩苍茫中，可云伟观。遍历岩壁，多北朝造像，惜为恶僧涂抹，神采尽失。环山新种松柏，连冈披谷，视昔年为盛……抵开元寺。旧名佛慧寺，在大佛山右协。山半皆削壁，亦遍刻佛像……亭侧清泉一泓，题曰秋棠池，有大佛一尊，旁镌梵文，似元代刻。岩多洞穴，道人开窗接户，宛曲相通，惜其荒积不治，未足为静居也。殿前丁香数株，枝干古劲，百年以上所植。门额字极朴茂，决非近代人书……”

傅增湘阅读明代文人樊献科千佛山游记，说千佛山上有甘露泉，但他询问路人，都说在树丛中不可寻，只好作罢。他“出峪沿历山麓而西，约七八里乃合官道，登车返城”。返城后他“夜游书肆，得桑汝甫《五岳集》一部，闻有《皇明经世文编》残本。”可见不失藏书家的本色。

（本文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民国时期的济南灵岩寺

□赵瑞峰

傅增湘（1872年—1950年），字叔和，号沅叔，别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

傅增湘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清光绪二十四年中进士，署直隶提学使。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后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

傅增湘在古籍研究与校勘之余，“雅嗜游山。中年以后，连岁出游，四十年中杖履遍及五岳及东南……诸名山胜迹。”

傅增湘62岁之前至少来过济南五次。他初来济南是在1911年五月，这是他首次南下游泰山，经过济南时因故停留一日，他不失时机地“遍观大明湖、千佛山之胜”。

傅增湘出游时曾多次经过济南，却未作停，直到1934年秋季，他决定南下游长清灵岩寺，由于他“闻历下龙洞、佛峪红叶方盛”，因此决定先游济南附郭诸胜，再为长清之行”。傅增湘于九月二十四日自北平出发，次日即到济南。

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那时济南城墙上尚能跑汽车，因此傅增湘乘坐汽车，从西门上城墙，绕至北城，至东门下。这也是环大明湖线路，视野极佳，傅增湘《游山东灵岩记》（下称《灵岩记》）记录了他俯视大明湖的感受：“百顷波光如镜，千佛山倒映湖中，明澈可喜。画船三五，荡漾于残蒲菱柳间，宛如一幅江南水村图也。”

龙洞在济南东南三十余里，傅增湘是乘坐汽车去的，这就非徒步或乘独轮车可比。他循洞曲折而上，所见“高岩峭壁，环绕如城垣，石径旋螺而入，一破寺居其中……”寺左岭“孤峰耸拔，为独秀峰，缀以古松劲柏，浮图涌出峰巅，与庐山黄岩寺文殊塔相类。四山秋木绚彩，五色陆离，可云锦绣谷矣”。及入寺，看到“木坊矗立，坊下碑三通……”傅增湘感慨道：“寺得地极佳，而屋宇敞陋，乃无楼可息，因就阶前松荫煮茶小憩。”

傅增湘“出寺西行，循石磴而上，约二百许级，当岩腹有穴穹然，即龙洞也”。

【史海钩沉】

藏书家傅增湘游济南诸胜